

傅益瑶 著

我的

东瀛岁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东瀛岁月 / 傅益瑶著.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8
ISBN 7-5326-2091-3

I. 我… II. 傅…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2709 号

出品人: 张晓敏

策划: 山谷

责任编辑: 秦志华

整体设计: 樊琳

我的东瀛岁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 年 8 月上海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4.75 印张

印数 1—5100 册

书号 ISBN 7-5325-2091-3/K·373

定价 3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傅益瑶 著

我的

东瀛岁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引子

去国二十五年后的首次画展 / 08



第一章 东渡日本

- 一、周总理叮嘱我学画 / 13
- 二、“文革”岁月 / 16
- 三、父亲昭示我拿起画笔 / 24
- 四、邓小平批准我去留学 / 29

第二章 第二次“下乡”

- 一、我的“语言入门” / 39
- 二、野鹤无粮天地宽 / 48
- 三、用智慧走人生之路 / 56

第三章 “良匠甫至 名器天下”

- 一、第一次画展 / 62
- 二、父辈盐出英雄和良师吉村贞司 / 64
- 三、来到平山郁夫身边 / 71



四、上野车站的顿悟 / 78

五、河北伦明的奖掖 / 85

六、好风凭借力

1、书界泰斗——青山杉雨 / 89

2、中国水墨画的桥梁——加山又造 / 92

3、以文养画的东山魁夷 / 93

4、跟杨振宁的缘分 / 94

5、与洛克菲勒三世和肯尼迪夫妇 / 96

6、收藏家刘作筹和启功 / 98

7、书画“二林”——林散之与林风眠 / 100

8、饶宗颐的教导 / 102

第四章 目标记住 利益忘掉

一、长野大昌寺——与障壁画结缘 / 107

二、圆满寺的寺宝 / 114

三、《佛教东渐图》 / 128

四、《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和《祖道传东》 / 138

第五章 神秘的民间祭

一、在日本捡到的一个主题 / 155

二、与神交往 /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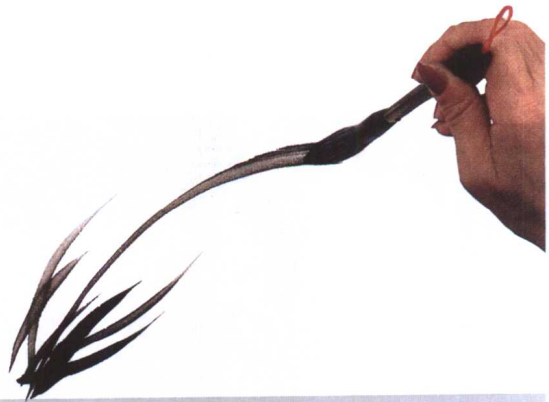
三、《五彩十二祭》 / 166

四、神道神社文化奖 / 169



第六章 诗意画的空间

- 一、王维的诗意画 / 177
- 二、沿着芭蕉的奥州小路 / 182
- 三、《菜根谭》的生存智慧 / 188



第七章 奋斗需要鼓励

- 一、伦雅美术赏 / 194
- 二、画展开到联合国 / 197
- 三、瑞士苏黎士的两次画展 / 200

第八章 变人际交往为人文交往

- 一、“红色亲王”——三笠宫崇仁亲王 / 211
- 二、金原省吾夫人 / 218
- 三、深入日本文化圈
 - 1、打进NHK / 222
 - 2、自荐于讲谈社 / 230
 - 3、给《读卖新闻》画插图 / 232

结语 / 234





开幕式上



国务委员唐家璇（左一），国务院前副总理谷牧（左二），日本前总理大臣羽田孜（左三），中国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为画展剪彩

《傅益瑶画展》

主办：中国人民友好协会

协办：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

日本放送协会（NHK）

日本天台宗延历寺

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

佐川急便株式会社



引子

去国二十五年后首次画展



谷牧参观画展



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参观画展

2004年4月15日是个晴朗的日子。一大早就梳洗完毕,从华侨饭店走向一街之隔的中国美术馆,为我闯荡东瀛二十五年后回国举办的第一次画展做最后的准备。下午三时,画展将在那儿正式开幕。大门口静悄悄的,右侧大型广告牌上“傅益瑶画展”几个字分外醒目,我不由得驻足凝神,感慨良多。

阳春四月,春暖花开,几天前的一场春雨把道路两旁的杨树叶滋润得油光水滑,也把中国美术馆内的海棠拂弄得分外精神。

美术馆一层圆厅和左右两个展厅,共展出我的140幅水墨画。正中弧圆形的大厅里,迎面放着几幅大画,居中的是长12米、高2.6米的《佛教东渐图》,左右两边分别是各有近17平方米的《比叻山延历寺》和《天台山国清寺》两幅水墨画,以及《三千院四季图》、《梅树图》。圆厅里还陈列有《二十五菩萨来迎图》、《别所占刹

风光》等巨幅水墨画，它们是我在日本为寺院所绘的部分障壁画。在美术馆的两边展厅里，则分别陈列着《祖道传东》组画、《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组画，以日本“民间祭”为题材的作品《諏访御柱祭》、《鎌仓流马镞》等，以及以我国古代诗人常建、李白、王维、刘禹锡等，和日本俳句大家松尾芭蕉《奥州小路》为题材的诗意画。

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徜徉，在自己的画作前驻足，不觉心潮澎湃。去国二十多年，我在世界各地包括在日本的画展，大小不下四十余次，但都没有这样大的规模，都没有如此劳心劳力过。可以说这次画展对于我，规模是空前的，策划是精心的，因为这是我向祖国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汇报。

离开祖国赴日本学画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跟国内文化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虽然回国的次数很多，却只是回家探望亲人而已，甚至很少与朋友见面，更少与祖国变化发展着的文化相接触，从文化角度说，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而只是省亲。来了去，去了来，渐渐地，我竟发现这样奇妙的事：要了解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往往是到了异国他乡之后；在经受了异国文化的冲击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祖国文化的优越。于是，我突然有了“回家”的念头，想回国开一次画展，以画交友，以画论艺，弥补我的这一段空白。这个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

2004年是我父亲傅抱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也正是中国对外友协成立五十周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讲述了自己的“回国梦”，立刻得到了中国对外友协的积极回应，并有意把我的画展作为他们的纪念活动之一。这件事也得到了改扩建后的中国美术新馆的允助，同时也得到了日本友人的支持，不管是佛教界还是政界、财界的朋友，都很热情。于是我就下了决心，把在日本画的大画从墙上都拿下来，运到北京来展览，以圆我的文化归国之梦。

计划容易落实难，因为很多画要从日本原装地的墙上取下来，必须找到当年把画装上墙的那班人才行，还要按照每张画的大小尺寸来定制盒子，装车空运……为此我费尽周折，落实每一个环节，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月——毕竟这是我回祖国的第一次画展啊。

大厅过道上铺上了红地毯，摆放好了嘉宾的座位，气氛十分喜庆而隆重。让我兴奋





在中国美术馆前

的是，在画展开幕的前一天晚上（4月14日）的黄金时段，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放了我的专题节目，还有几家北京报纸事先刊出了我的绘画经历，电视台也在早新闻里播报了画展消息。因此，画展尚未开幕，上午就有许多人要来参观。

下午三时，画展准时开幕。国务委员唐家璇和前副总理谷牧、中国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前驻日大使宋之光、前驻法国大使黄华的夫人、日本驻华大使阿南史代的夫人、日本NHK会长夫人、NHK驻北京代表加藤青延、中国美术馆领导，以及首都文化艺术界人士数百人出席了开幕式。为我这次画展，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及其率领的一百三十余人的代表团也出席了开幕式，日本天台宗和其他宗派的代表，包括道高望重的半田孝淳、南泽道人等著名高僧也从日本赶来。

因此，这次画展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国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样的个人画展，是美术馆开馆以来仅见的。

九十高龄的谷牧老人坐着轮椅出席我的开幕式，让我感动不已。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他一直关心我，当年我留学日本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当我去看望他并报告我举办画展的消息时，他非常高兴，并坚持一定要来。

画展期间，前来参观的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蒋正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共青团第一书记周强，前国务委员彭珏云，文化部长孙家正，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以及邵大箴先生，郎绍君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等文化艺术界的很多朋友……

应该说，在此之前，大家对我能开这样一次画展还是蛮惊讶的。惊讶的原因，一是我一直在日本发展，有二十多年在国内没有什么活动，大家知道我的名字，但没人看过我

的东西；二是看到几十平方米的大画一幅幅架起来，许多人都为我的工作量吃惊。说实话，这也是我第一次回过头来，比较完整地看自己所做的工作，回顾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

也许正因为如此，首都新闻界对我的这次画展表现了相当的热情，数十家媒体在第二天都刊登了画展开幕的消息，并有评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学术讨论会上，在京的专家们都给了我较高的评价，“傅益瑶没有一个鲜明的表现自己的特别的样式，但有一个鲜明的自己”等等，音犹在耳。德高望重的邵大箴先生甚至还这样说：“昨天看了她的画后大吃一惊，尤其是那些巨幅的障壁画，实在是表现了她的激情、毅力、精神和创造性。”郎绍君先生则说：“傅益瑶做事做人人都堪为楷模，她其实没有刻意追求什么风格，却是有风格的。”

画展为期十二天。在结束的前夜，我站在下榻的华侨饭店的窗前西眺，夜已深，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思绪如潮水……窗外灯火阑珊，不时驶过闪着大灯的汽车，因与中国美术馆只有一街之隔，可以瞥见掩映在行道树后的中国美术馆，已是一片朦胧。在那儿集中了我二十多年绘画成果的画展，明天就要整体谢幕。我暂别这里，又将开始新的人生旅程，继续在异国他乡奋斗、拼搏。在北京加了这次油，我会把自己变成效率更高的机器，然后把自己的愿望和所有人对我的期望融化在自己心里，把今后的事情做好……



与二哥、妹妹在父亲塑像前





第一章

东渡日本

一、周总理叮嘱我学画

我出身画家家庭，在别人看来，女承父业当画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对于我，其实正相反，因为自懂事起，听见的、看见的都是画，真想逃出去。自小我就是个坐不住的人，父亲说，你安安静静坐上五分钟，我就给你买冰淇淋。就这样，我也多半得不到这个奖赏。稍稍懂事后，却喜欢上了电影和戏剧，常常一大清早站在阳台上背诵台词，想象自己将来登上舞台时的情景。

如果不是父亲的过世和突然降临的“文革”，我恐怕一生都会浸淫在戏剧和电影里。那时我从来没有想到去画画，父亲也不勉强孩子们干这干那。记得1962年，我还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应中共浙江省委邀请到杭州休养、作画，我和姐姐也跟着一起去了。一天，省委请我们全家看苏昆戏《西园记》。进了小礼堂，才知道是招待外宾的演出，周恩来总理陪同锡兰（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正到访杭州。

父亲轻声关照我们说：“总理伯伯要来了。”要我们安静入座。不久，果然，周总理出现了，就坐在我们座位的前一排。休息时总理特地走过来和父亲亲切握手、交谈，一面关照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要多留父亲住住。总理问到我和姐姐是不是也画画，爸爸说姐姐正在音乐学院学钢琴，又指着我说：“我的这个女儿呢，就喜欢演戏，不喜欢画画。”

总理抚摸着我的头，问我：“多大了？”

“十五。”心跳得很厉害，这是我惟一一次见总理。







东渡日本·周总理叮嘱我学画

“真的喜欢戏剧？”总理依旧笑吟吟地问我。

“是的，就是喜欢戏剧。”父亲代我回答。

总理说：“为什么不学画画呢？音乐、戏剧固然好，可你学画更有利，有个画家爸爸条件更好嘛！如果你是别人的女儿，我就不说了，可是你看你爸爸，走的地方比我还多，笔下出来的都是好东西。像你爸爸一样画祖国山河，多有意义！如果我是你们，我就画画了。”

“听到啦？总理要你学画！”父亲跟着对我说。

这次见到周总理的印象特别深。但是自那以后，父亲并没有特意提起要我学画的事。不过，后来我听从父亲的意见，考进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后，父亲就说起要打好一个中文的底子，才能画好画，“现在是给你一把种子和一把铲子，打下一个中文的基础，将来做什么都行。只要你肚子里装着书，画画才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我便想到爸爸可能还是希望我画画的，他和周总理的叮咛不谋而合。

在见到总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没有丝毫想学画的念头。但很快，自己的人生道路随着国家政治运动的形势变化而变化后，我却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画笔。这内中的缘由自然也有周总理的一分叮嘱，那个慈爱老人的声音悄悄潜入了我幼小的心灵。

